



離島風雲

JOHN D. MACDONALD 著 • 馬驥譯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主要人物表

塔克·羅密斯 (Tucker Loomis)

——炒地皮的投機者，狡猾精明，富有野心而擅用權術。性好拈花惹草。

海倫·尤德 (Helen Yoder)

——塔克的老情人，房地產經紀人，精明美麗。

偉柏·巴雷 (Wilbur Barley)

——三十出頭的聯邦官員，接受塔克的賄賂而提供消息。

品克·德克 (Pink Derks)

——塔克的合夥人。

山姆·勞德諾 (Sam Lordner)

——塔克的合夥人。

伍卓·戴格 (Woodrow Dages)

——塔克的合夥人。

華納·伊連森 (Warner Ellenson)

——前任市長，與塔克同謀，利用投資股票的消息利誘法官。

佛瑞特·比德曼 (Fred Pitman)

——與塔克共同投資開發派克藍社區。

偉德·羅雷 (Wade Rowley)

——羅雷及吉柏不動產公司的合夥人之一，個性正直。

伯恩·吉柏 (Bern Gibbs)

——偉德的合夥人，受塔克利用代理伯納島有關的契據文件。

唐·瑪麗娜 (Dawn Marino)

——伯恩·吉柏的秘書。

布洛德·巴尼斯 (Brod Barnes)

——偉德的老友，報社的執行編輯。

貝絲·羅雷 (Beth Rowley)

——偉德的妻子。

托德 (Tod)

——偉德的兒子。

金姆 (Kim)

——偉德的女兒。

艾德·羅雷 (Ed Rowley)

——偉德的父親。

亨利·史溫尼 (Henry Swane)

——聯邦地區法官，受到塔克和華納·伊連森の利用。

丹尼斯·蕭特 (Dennis Short)

——伍卓·戴格的助手。

布巴·戴維斯 (Bubba Davis)

——塔克的助手，自作聰明，喜歡貪小便宜。

名家的推薦

皇冠當代名著精選

我有許多書，還有三個手足。

每當姊弟到我家拜訪之後，總想順手牽幾本書回去打發良夜。他們從來不看其他的書籍，總是偷拿『當代名著精選』。現在我將這套書藏在櫃子裡，可是還是防不勝防。

名作家／三毛

從第一期連載費禮所譯『原野奇俠』時起，『皇冠』三十多年來造就的譯者和推出的譯作難以計數，近六年三百種『精選』更使它登上名著中譯事業的新高峯。

名作家／彭中原

「皇冠」以放眼世界的視野，掌握文藝的尖端趨向，使世界當代作家的氣息和心跳，成為國內讀者一波波熟悉的聲響。對於期望更貼近現代情感的讀者，「皇冠」以敏銳的探觸，提供了最具「熱度」和「品質」的服務。

中廣節目主持人／楚雲

六年來皇冠出版了300種，平均每年52本『當代名著精選』，內容雖是文學，作業却像周刊，這是一項驚人的成就。

時報周刊發行人／簡志信

日子，有時候，說老實話，有點單調！皇冠的譯作常常在夏日靜謐的午後帶我走入一些奇妙的情節，所以，我必須寄上我的感謝！

名作家／趙寧

I

漆黑的夜晚，一隻海鳥正鼓動雙翅飛返島嶼，沿途經過海峽南邊停泊著的一艘小艇，牠發出一陣尖銳而淒厲的叫聲，立即使船主從夢中驚醒，霎時間不知自己身在何處。

他赤裸地躺在床上，滿身大汗加上頭痛欲裂。海面平靜得令他感覺不出任何動靜，也聽不出水花拍擊『喜瑪三號』玻璃纖維船身的聲音。然後他聽到一陣呼呼的風聲吹過，才意識到天氣稍微轉涼了，身旁的女人發出一聲濃重的鼻音，翻了個身又繼續睡了。

在黑暗中塔克起身往前試探了兩步，沿著艙門走到甲板上，在昏暗的星夜下，甲板上的視野仍比艙內清楚一些。朦朧的晨霧逐漸聚集，正對著佛羅里達的東方天際隱隱約約透出晨曦，細細一條暗紅色的線，像針一般緊附著密西西比灣的海平面，遙不可及處就像是到了世界的盡頭。

他沿著甲板摸索到他那條潮濕的紅色游泳褲，將它穿上，昨夜當他誘使海倫·尤德脫掉那件他借她的黑白相間的游泳衣時，他也立即將泳褲丟棄在甲板上。這時儘管海面上沒有任何人，但一個人孤單的與無盡的黑暗對立時，他仍覺得即使是身著寸縷也比較安心。

塔克·羅密斯費力地爬上船欄，先在桃花心木製的跳水板上站了一會兒然後坐下，將一雙腳踏入微溫的海水中晃動，經過一夜的熾熱以及狂飲後，此時他滿身汗水彷彿已被沖洗乾淨。酗酒是很少有的，對他而言並不會造成困擾，只是最近心裏負擔很重，必須密切注意每件事的相互關連，如臬酒量隨著壓力增加，他便會自動約束自己。他沿著小艇慢慢游了一圈，將憋了一夜的尿盡情地釋放在夏季的海水中。如此明顯的環境污染，不曉得會使多少老學究們氣得跳腳。他們也許會說從今天起十個月零三天內，如臬遠從雪梨港谷起一試管的海水都可驗得出有四十兆分之一的尿液是來自老塔克·羅密斯的傑作，一個在上帝的土地上的偉大掠奪者。從一些精密的實驗程序中，他們會發現這些在黎明時製造出的尿液中含有一、兩瓶上好的伯里耳香檳。這在高級餐廳裏瓶蓋『砰』的一聲就得耗掉八十美元。美麗的鮮花插在瓶裏，想必去年四月那個老參議員曾在新奧爾良飯店的套房內痛快地喝上一瓶。他繞著船游了三圈，當他爬上甲板時，天邊細細的紅線已變成一條寬寬的粉紅色帶子，頭頂上仍有少許的霧氣，他脫下游泳褲連同游泳衣一起擰乾並且晾在釣魚椅背上。

當他下艙去找一條乾毛巾時看見海倫·尤德正坐在床上，手臂圍住兩條腿，額頭頂在膝蓋上，她

抬起頭瞄了他一眼再度低下頭，深棕色的頭髮如同一堆亂草。

「妳早啊！小姐，」他說。

「塔克，拜託你閉嘴。」

「感覺這麼差？」

她沒有吭聲，他跪下從她床下衣櫃中拿出一條毛巾；此時銀灰色的光線透進小窗在她的背上及肩
上反射出一條美麗的光影，他坐在她身後的床上，用毛巾擦拭他強健的胸部及特大號頭顱上的濃密白
髮。他屈身向前親暱地搔亂她的頭髮並且在她的頸背上重重地親了一下。

她身體一縮往床旁邊的位置移過去，並且拉了一條床單蓋在膝上。「不，不，謝了。」

「我僅僅是跟妳道個早安而已，沒別的意思。」

她的面頰被陰影遮住，黎明前微弱的灰色光線照在她的左胸形成美好的弧線。「我們在那裏，塔
克？在碼頭旁邊嗎？」

「我們距沙洲約十哩外，離伯納島半哩，別擔心。」

她用手指梳理散亂的頭髮。「老天，塔克！這太愚蠢了，如果巴德昨晚或是今早打電話給我我就糟
了。」

「爲什麼他會突然給妳電話，妳昨晚告訴過我他已經在他姊姊家待了一個月了，而且這禮拜要上

華盛頓去。」

她愁眉不展地望著他：「我告訴你這些？噢……我想我還記得，我有沒有說些別的？」

「人們不停地告訴我各種瑣事，我總是耐心傾聽。親愛的，我喜歡人們，真的，我喜歡聽他們訴說困擾，每個人都會有些麻煩的。」

「無論如何，今天是星期五，我必須去公司。我的車停在俱樂部，我只得這樣該死的光著身子從碼頭一路招搖著去拿車子，再穿上那件藍色洋裝。」

「船上有些運動衫、短褲應該適合妳，就像游泳衣一樣好，都在另一張床下衣櫃裏，妳可以自己找找看。放輕鬆點，沒有人會看到妳的，除了幾個大清早的網球迷罷了。」

「說真的，什麼時候回去？」

「沒到時候。」

「爲什麼？」

「親愛的，我們之間所謂的「關係」有多久了？三年、四年？」

「我算算看，卡德爾死了多久了？自從那時起大概有五年了。塔克，我們是從他斃命後一個月開始的，那也是最美好的一年。」

「那妳該記得，小姐，在妳舒服的時候我却得坐在那裏聽人們不斷地問些蠢問題。」